

赵郡苏轼

刘江滨



赵州桥

壹

封龙山上，一棵古树深深地吸引了苏轼的目光，是他喜欢的槐树。这棵树据说是东晋高僧释道安在此静修时所植，有七八百年了。树冠如巨大的伞棚，浓荫蔽日，树枝如蟠龙蜿蜒，与翠绿的叶子交叠相映，有风吹过，如龙舞动。苏轼喜槐大抵是因为其高大、雄壮、繁荫、坚实。他写过《槐》诗，为学生王巩家族写过《三槐堂铭》，咏赞槐树的品德。眼前的古槐，让他想起了迹英阁的双槐，想起了他写过的“日高黄嫩下西清，风动槐龙舞交翠”的句子。

友人在一旁见苏轼的目光久在这槐树上流连，且知东坡先生喜佛，此槐又为僧人释道安亲手种下的，真是机缘巧合，便请苏轼题字留念。

苏轼欢喜不已，待友人笔墨伺候，早已胸有成竹，援笔立就，“槐龙交翠”四个行草大字喷薄而出。接下来题写落款，他稍微沉思了片刻，落笔“赵郡苏轼”，钤上篆体“子瞻”印章。

这个情景来自于我的想象。当我登上石家庄市近郊的封龙山，看到那棵依然枝繁叶茂、翁蔚葱翠的古槐，看到树旁苏轼题写的“槐龙交翠”的石碑，不禁浮想联翩，霎时千年穿越。苏轼有没有登临封龙山，我没有查到有关记载，但碑刻的字迹确凿无疑出自苏轼的手笔。苏轼出知定州期间，曾到过太行八陬之一的井陘关隘土门关，有“千峰石卷囊牙帐，崩崖凿开土门”（《雪浪石》）和“銛笏土门口，突兀太行顶”（《紫团参寄王定国》）诗句为证，而土门关距封龙山只有咫尺之遥，因此，我的一番苏轼登山题词的想法，当不至于齐东野语、荒腔走板。

其实，这些并不要紧，我们的目光聚焦在“赵郡苏轼”四字上面。

赵郡苏轼

苏轼不是四川眉山人吗？为何自题“赵郡苏轼”？又为何成了河北赵州人？实际上，这并不奇怪，也不是苏轼心血来潮、偶而为之，这对他来讲是常有的事。如为亡妻王弗写的墓志铭云：“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五月丁亥，赵郡苏轼之妻王氏，卒于京师。”他的朋友曾巩也称其为“赵郡苏轼”。不只是苏轼，其父苏洵、其弟苏辙都有自称“赵郡某某”的习惯。苏轼于宋哲宗元祐七年（1092年）被封为“栾城县开国伯”，其著述干脆自名为《栾城集》。

原来，苏轼的祖籍是河北栾城。苏轼去世后，苏辙给“抚我则兄，海我则师”的哥哥亲撰“墓志铭”，其中明确告知人们“苏自栾城，西宅于眉”。栾城县长期为赵郡所辖，赵郡东汉建安年间由赵国改置，北齐有了赵州之名，多有反复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赵州改为赵县，闻名天下的赵州桥就在那里。栾城县今已改为石家庄市栾城区。

苏轼给他的祖父苏序写过一篇《苏廷评行状》，云：“公讳序，字仲先，眉州眉山人，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。”因祖父名序，故苏轼写序一律将“序”改作“叙”或“引”。

欧阳修为苏轼父亲苏洵写的墓志铭，云：“有蜀君子曰苏君，讳洵，字明允，眉州眉山人也。苏显唐世，实栾城人。以宦留眉，蕃蕃子孙。”

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，成语“出人头地”就是讲他提携苏轼的故事。他的这个苏氏渊源说法实际源自苏洵。《三字经》里有一句“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古籍。”说的就是苏洵。苏洵在族谱中发现了祖籍栾城的秘密，他在《苏氏族谱引》中谓：“唐神龙初，长史味道，刺眉州，卒于官。一子留于眉，眉之有苏氏自此始。”

苏老泉找到眉州苏氏的始祖老根儿了——唐代栾城人苏味道！这段话简言之，即唐代神龙初年，苏味道贬眉州刺史，死于任上。他有一子留在眉州，从此有了眉州苏氏一族。

贰

这天我偶尔抬头望向窗外，天空蓝莹莹的异常晴朗，没有一丝风。我突发兴致，说走就走，开车直奔栾城区苏邱村。

苏味道墓在苏邱村。邱，原作丘，因讳孔丘而改，苏丘即苏家的坟丘墓地。村口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苏味道雕像，街心则有一个巨型毛笔雕塑，下端笔毫弯曲呈书写之状，动感十足，笔杆上书“一代文豪苏东坡”。满街两侧墙壁上都是苏味道和三苏的诗文，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气息。

苏味道墓被包围在房舍之间，四周都是人家，空地开辟成一处小公园，有几位老人在那儿晒太阳闲聊。墓的封土不大，上面覆盖着枯黄的杂草。墓前立有三通石碑，中间略高，上写“大唐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公味道之墓”，两边略低，左书“三苏发祥”，右书“眉山发迹”，为崇祯年间兵部右侍郎范志完所题。

苏味道在唐代绝对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。唐初文坛有“苏李”两大才子并称之誉，这个“李”即是写出“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”名句的李峣，也是苏味道赵州的同乡；还有“文章四友”之说，除了苏味道、李峣，另有崔融和杜审言，后者即是杜甫的祖父。《全唐诗存》苏味道诗16首，其中最著名的诗是《正月十五夜》，留下“火树银花”一词。

苏味道诗文写得极好，官也做得大，曾二度为相长达七年，位极人臣。从其官名“凤阁鸾台平章事”可以看出浓郁的女性色彩，当是则天女皇当国时期了。苏味道为人处事圆滑世故，常对人说：“处事不欲决断明白，若有错误必咎诸，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。”人们私下给他起了个绰号“苏模棱”，成语“模棱两可”即拜这位老先生所赐。因阿附武则天宠臣张易之，唐中宗李显复位后被贬眉州刺史，没过多久又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但未及赴任死在眉州。据《苏氏族谱》记载，苏味道死后葬于眉山西南十公里的杨梅山。苏味道有四个儿子，其二子苏份留在眉山守墓，繁衍子孙，于是有了眉山苏氏，到了苏洵已是第十代。

古人有叶落归根、魂归故里的传统，但也有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的洒脱。按苏味道留子于眉的作法，应该是当地落葬，老家栾城的墓应为衣冠冢。

苏味道是苏邱村南边五六里的南赵村人，两村之间有一座三孔拱桥清明桥。传说苏家后人清明节到苏味道墓祭祀方便，在汶河之上搭建了一座桥，名之清明桥。专家鉴定为唐代建造，宋明清皆有重修。桥头立有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重修由知县撰文的石碑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汶河改道，桥也就停止使用，渐趋荒圯，但所幸保留下来了。至今每年的清明节，苏氏后人尤其是侨居海外的后人都来苏味道墓祭祀，香火不绝。

叁

宋哲宗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，“赵郡苏轼”来河北当官了，以两学士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）出知定州。这时，苏轼已是57岁。

此时，苏轼在朝廷的保护神宣仁太后死了，哲宗亲政，党争加剧，苏轼又遭弹劾，为逃离是非漩涡，主动也是无奈要求外放。离京的时候，皇帝连面都不肯见，苏轼只得写了一封信向皇帝辞行。十月抵达定州上任。八月，妻子王闰之刚刚去世，苏轼正是在这种官场失意、贤妻亡故的双重打

击下，来到定州的，其沮丧、失落和伤痛的心情可想而知，他写给苏辙的诗中有“今年中山去，白首归无期”的句子，伤感之情溢于言表。“中山”即定州，为春秋管仲所筑，战国时期曾为中山国国都，汉时为中山王刘胜的首府，宋时属河北西路，为宋辽边境重镇。所以，苏轼做定州知州，也兼“军分区分司令”。按照宋朝体制，军事将领都由文官担任，武将担任副职。

由于承平日久，北疆无战事，定州军政腐败，纪律松弛，士兵骄惰。苏轼到任后，予以大力整治，严惩贪污，修缮营房，禁止喝酒赌博，待军中衣食稍微改善，又加紧操练，部队面貌焕然一新。

苏轼在《与钱济明》尺牍中尝谓：“出守中山，谓有缓带之乐，而边政称坏，不堪开眼，颇费勤治。近日逃军衰止，盗贼皆出疆矣。”出知定州，本来是想去散心的，谁料情况如此糟糕，还好，费了一番努力，不再有逃兵了，盗贼也都跑到疆外去了。字眼中溢出苏轼的自得之色。

苏轼是一名官员，更是一名文人，还是一个可爱有趣的生活家，他走到哪儿都仿佛携一缕春风，令荒草返绿，柳芽吐翠，活色生香，机趣百生。

因了苏轼，我曾二度到定州寻寻觅觅，这个“李”即是写出“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”“老乡”身份，多了一重亲近感。

定州市南城门外楼有些破旧，倒给人以一日入宋城之感。步入文庙，古树森森，一派肃穆，有两棵槐树格外“显老”，相传是苏轼手植。树上贴着2019年做的标牌，树龄为925年，倒推则为1094年，那年正是苏轼在定州上任上。两树皆呈老态龙钟状，有多根柱子支撑，但依然和封龙山的古槐一样老树新枝，生机盎然。东侧的槐树枝杈向两边伸展，如凤凰展翅，人喻之“舞凤”；西侧的槐树则挺拔高耸，如神龙游天，人喻之“神龙”。合之曰“龙凤双槐”或“东坡双槐”。我的目光久久在双槐游弋，东坡虽然早已远去，而他种下的槐树仍然活着，并且还会长久地活下去。定州至今保存着苏轼留下的雅石“雪浪石”。苏轼非常喜欢这块石头，写了一诗一铭，并记述了得石的经过。“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，白脉，如蜀孙位、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，尽水之变。又得白石曲阳，为大盆以盛之，激水其上，名其室曰雪浪斋云。”据《名胜志》载，雪浪斋就在文庙的后边。苏轼在寓所的后花园偶然得到这一块奇石，如获至宝，黑色的石头，白色的纹路，颇像四川两位画家孙位、孙知微画的《石间奔流图》。他又从曲阳托人运回一块白石，雕成芙蓉瓮，专门盛放奇石，以水激其上，水珠飞溅，似雪花飞，似浪花卷，故名之雪浪石，连自己的书斋亦名之雪浪斋。

苏轼离开定州后，雪浪石就好像被遗弃的孩子，无人理会。元符年间，张芸叟知定州，重新将雪浪石置于盆中。一块雅石，历经千年能保存至今，没有湮没于荒野沟渠，完全得益于苏轼的魅力奇大，像张芸叟这样爱敬之之志粉太多，历代绵延不绝。张芸叟在致苏轼哀辞中提到了“山中酒”，大抵就是“中山松醪酒”。

“松醪酒”古已有之。唐代诗人刘禹锡，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留有“橘树沙洲绿，松醪酒肆香”的诗句。苏轼到了定州，自然也好这一口。苏轼在古代文人中是有名的美食家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吃货一枚，他也自嘲为“老饕”。他不仅好吃，还会做，留下好几种名菜，“东坡肉”“东坡豆腐”“东坡羹”等。苏轼善饮但酒量不大，“日欲把盃为乐，殆不可一日无此君”（《饮酒说》）。对于“松醪酒”，一品之下，逗出了“老饕”先生的馋虫，他垂涎摸摸，觉出有些

地方不太对口味，或者少了些许劲道，便加以改造，自酿出新品“中山松醪酒”。他不仅自饮，还与朋友们分享，比如曾寄给属河北东路的雄州知州王崇拯，并附诗一首纪念。苏轼酿酒也算是老手了，曾自酿过“蜜酒”“桂酒”等，著有《蜜酒歌》《桂酒颂》《东坡酒经》等。林语堂称他为“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”“造酒试验家”“酒仙”。自得之余，苏轼作《中山松醪赋》，文采斐然，奇诡超拔，大有“离骚”气象。

苏轼在定州忙碌碌碌，从他的奏议上可以看出，他整顿军政，恢复增修弓箭社，赈济灾民，修葺曲阳北岳庙；民间还传说他教农民种水稻，传唱秧歌，以纾解乏累。政务之余，他也四处游历，饱览北国风光。他渐渐摆脱了朝政的纷扰，淡化了丧妻的伤痛，有趣的灵魂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安妥下来，赏石、酿酒、写诗、作赋，悠哉乐哉。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豁达、豁达、通达的人，看得破，识得远，想得开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每一个灾难降临时，他会像常人一样，痛苦沮丧，但他有超强的化解和转换的能力，挥一挥衣袖，抖去伤痛，满血复活，满眼看到的都是“湖中月，江边柳，陇头云”。

然而，苏轼在定州的这段好日子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了。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闰四月，朝廷下旨将苏轼贬谪至岭南的英州。满打满算，苏轼在定州任职才六个月。有人是见不得他过上舒适的日子。林语堂在他的《苏东坡传》写道：“四月章惇拜相，他的巨斧首先落在苏东坡身上。”章惇和苏轼是老朋友，年轻时同游陕西诸山，胆子奇大，苏轼戏言章惇将来会杀人，后来两人成为政敌，章惇得势，对苏轼痛下辣手。

肆

苏轼离开定州，再次开启颠沛流离的漫漫长途。岭南，被称作化外之地、瘴疠之地，苏轼朝着未知的地方和命运出发了。

从定州一路向南，过真定（正定），行至临城，西望太行，灵感突至，遂作《临城道中作并引》。

予初赴中山，连日风埃，未尝了了见太行也。今将适岭南，颇以为恨。过临城、内丘，天气忽清彻。西望太行，草木可数，冈峦北走，崖谷秀杰。忽悟叹曰：吾南迁其速返乎？退之衡山之祥也。书以付迈，使志之。

逐客何人著眼看，太行千里送征鞍。未应愚谷能留柳，可独衡山解识韩。这段小引和诗很有意思。说当初赴定州上任走的也是这条道，当时风沙弥漫，看不清西边的太行山，颇为遗憾。此次南下到了临城、内丘，忽然天气晴朗，太行山的草木历历可数，秀丽风光一览无余。苏轼很高兴，觉得这是一个吉祥之兆。想起唐代韩愈（退之）遭贬，遇赦北归衡山时忽见阴霾尘埃一扫而空，秀峰突现，和自己今天所遇十分相像，这是否预示着自已南迁也很快就能回返呢？遇事总是朝着好去想，给自己正向的心理暗示，总是活在希望中，苏轼的乐观达观无处不在。

苏轼缘何行到临城诗情大发？除了天气突然放晴令他想到韩愈的吉兆之外，这里边其实应该还有个深层的因由。

临城也隶属赵州，有一王氏家族，与苏家关系至为密切。王适、王通兄弟二人皆先后师从苏轼和苏辙，王适还娶了苏辙的女儿为妻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在湖州任上遭谤，罢官，并被缉拿，“余得罪于吴兴，亲戚故人皆惊散，独两子不去，送余出郊，曰：‘死生祸福，天也，公其如天何！’”返取老家，致之南都。”（《王子立墓志铭》）灾祸突然降临，连苏轼也十分惊慌，许多亲戚朋友避之唯恐不及，王适兄弟两个却临危不惧，泰然自若，忠心不改，不仅给老师送行，予以安慰，还把家眷送到苏辙那里。

我们都有一個經驗，坐火車路過某座城市時，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這座城市自己最熟悉的亲朋好友。苏轼过临城，怎会不想起自己关系至密的学生和亲家呢？

除苏轼外，在河北地界，苏辙曾做过大名府推官，苏轼长子苏迈做过河间县令，三子苏过做过定州通判，苏家数人都和祖籍地河北有缘。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，特别重视郡望和祖庭，讲究出身和来历。这也是不忘来处的根脉意识，那块祖居地或许压根儿就没有踏足过，但依然被视作精神故乡和心灵家园，魂牵梦萦，不可或忘。

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这是苏轼临终前两个月写的诗，颇唐中有自嘲，更有看穿世事的诙谐超然。苏轼一生漂泊，四海为家，随遇而安，伟大而有趣的灵魂如空空的明月，朗照人世。如果把苏轼也比作一棵老槐树，那么河北栾城是树根，四川眉山是树干，所行止之处则形成树冠，郁郁乎，洋洋乎，枝柯交错，槐龙交翠，老而弥坚，日久弥新，巍巍然挺立于中华大地上。

赵郡苏轼，眉山苏轼，中国苏轼。（摘自《河北日报》）

退休34年出版专著超千万字

——衡水学院94岁教授贺旭志笔耕不辍专心著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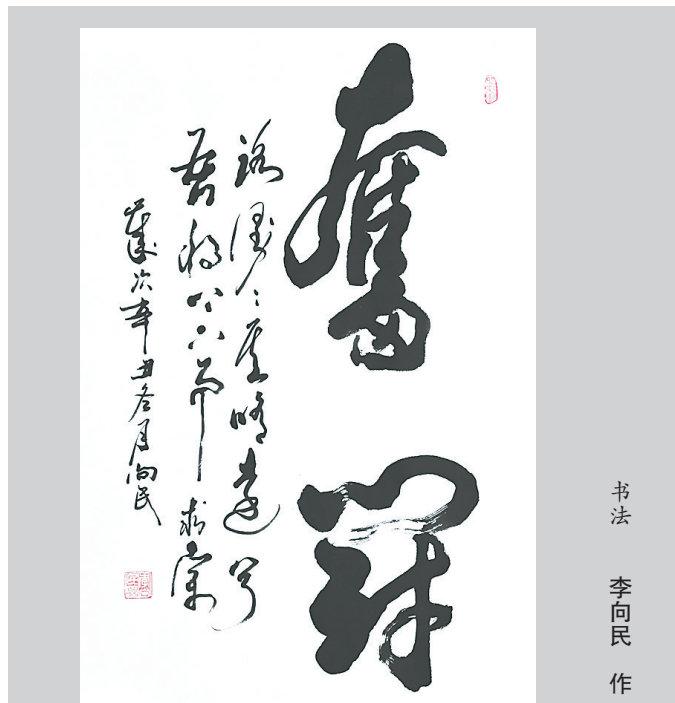
张东振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用这句古诗形容衡水学院教授贺旭志一点也不为过。他不仅有“壮心”，而且在退休后还做出了非常骄人的成绩。

贺旭志教授今年94岁，他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退休以后，专心著述。到目前，他出版的著作已经超过了1000万字。他把自己的著作列了一个清单：《同用字典》200万字，《中国历代职官辞典》83万字，《两汉职官辞典》80万字，《前四史职官辞典》106万字，《中国历代职官辞典》198万字，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译》45万字，《古文译注》60万字，《后汉书今注今译》合著500万字，《仙桃山传奇（续西游记）》65万字，《孟仙的婚事》短篇小说集8万字，《贺旭志诗文集》49万字，《洋河里的浮尸》63万字，《池北村文集》30万字，诗集《东方升起一巨星》4.5万字。还出版了《贺旭志论文集》《贺旭志戏剧评论集》《贺旭志散文集》《三字经解读》《唐传奇译注》等著作。

贺旭志1927年出生，原籍深州市，在上中学前，正赶上日本侵略中国，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。1948年，他作为深县民兵团干事，和大家带领民兵到平津战役前线送物资、救伤员。解放以后，他继续求学，在冀县师范毕业后，又考上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，毕业后，在衡水师专当老师。34年前，也就是1987年，贺旭志教授年满60岁在衡水师专退休了。在贺旭志看来，退休就是转战场，更多的事情等着他做。他说：“国家把我培养成大学生，又培养成教授，退休，那是国家规定，必须遵守。但是，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拼命干。”上世纪90年代，衡水师专古文教材比较少。于是，贺旭志就着手编写《古文译著》，那时候，他身体好，精力足，赶上夏天写作的房子里没有电扇，他就打一盆凉水，涮一涮毛巾，擦擦身上，又接着写下去。有一次，学校放假暑假了，贺旭志没回家，妻子从深州老家找来了，看到贺旭志的样子，心疼得掉下了眼泪，她知道贺旭志的脾气，认准了的事，就拼命干。于是，妻子陪着她，给他扇扇子，递毛巾，终于把著作完成了。贺旭志退休后几十年，一直专心著述基本没歇过，大年三十下午，他还在写作，他说：“写作熬夜熬到凌晨3点是常事，有时熬到凌晨4点。有一年年三十写到凌晨5点了，一夜没睡，早起又

有几分耕耘，就有几分收获。贺旭志教授笔耕不辍34年专心著述，获得了专业部门380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。这些奖项，对贺教授来说，都是学术上、艺术上的肯定，成就上的实至名归。可是他并不把这些放到心上。他说：“不能背包袱，成绩只能说明过去，未来还需要我们创造。”如今，他还在继续书写奋斗着，目标始终如一。



书法 李向民作



有限的付出·期待无限·雄厚的实力·价值永恒

《衡水晚报》
微信信息
订版热线
13503189058